



御文

非國語

廿四止

四十五

四十四

非國語下

非國語上

16
245
24



會同
印政

門 16
卷 24

唐柳河東集卷第四十四

非國語上

明樵李蔣之翹輯注

并序。○國語左丘明所作皆東
錄前世穆王以下訖魯悼智伯
之誅邦國成敗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
時人事逆順之數以成之其文不主於
經號曰外傳自遭秦火至漢建安黃武
間諸儒損益之者不一子厚非之之意
於其序見之大抵欲合於身而已集中
有與呂道州書論非國語云身編夷人
名在囚籍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
自故乃挽引強為小書以志其中之所
得焉又與吳武陵書云若國語之說僕
病之久嘗難言於世俗今因其間也而
書之又云伏而不出者累月方視足下
書當元和三四年間子厚時在永州作

柳河東集卷四十四

其間載國語斷截不詳者輒附其庶
其理易見焉○何孟春曰江端禮嘗病
柳子厚非國語而作非非國語東坡見
之曰久有意為此書不謂君先之也元
虞槃讀子厚非國語誠可非而
柳說亦非也於是著非非國語不知
端禮有書故邪今人亦止知非非國語
為槃作而端禮之先之弗知也槃事具
元正史端禮則王應麟紀聞所載遠世
有弗甚其友者一書春未之見非非之語
寧知不復有可非者乎
得一書者當自可辨

左氏國語其文深閎傑異固世之所耽嗜而
不也而其說多誣淫不槩於聖揚子父差
之道聖注一以聖人余懼世之學者溺其文采而

淪於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堯舜之道下

一有知字本諸理作非國語其計六十七篇

滅密此以下

恭王遊於涇上恭王諸本皆作昭王以國

○恭王穆王之子伊扈也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從茲

○康公密國之君三女同姓奔不由媒氏也其母曰必致之王

衆以美物歸汝何德以堪之小醜備物終

必也醜類康公不獻一年王滅密

非曰康公之母誠賢邪則宐以淫荒失度命

其子焉用懼之以數且以德大而後堪則納
三女之奔者德果何如若曰勿受之則可矣
殺子而媾王以女非正也左氏以滅密徵之
無足取者

不藉

宣王不藉千畝號文公諫曰云云將何以

求福用人王不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

師敗績于姜氏之戎藉慈夜切用人本作

此○藉借也借民力以為之天子藉田于
畝諸侯百畝自厲王流于虢藉田禮廢宣

王即位不復遵古故號文公諫之文公文
王母弟號仲之後為王卿士姜氏之戎西
戎別種名

非曰古之必藉千畝者禮之飾也其道若曰

吾猶耕耘爾一本耕下又曰吾以奉天地宗

廟則存其禮誠善矣然而存其禮之為勸乎

農也則未若時使而不奪其力節用而不殫

其財通其有無和其鄉閭則食固人之大急

不勸而勸矣急下一啓蟄也得其耕左傳啓

注啓蟄建寅之月時雨也得其種苗之猥大也得其

耘漢書江阜河濱雖有惡實之堅好也得其

穫詩既堅既好京庾得其貯老幼得其養京

也優以固則三推之道存乎亾乎皆可以為

國矣推徒回切○推進彼之不圖而曰我特

以是勸則固不可張鼓願曰三老又更之禮

象賢意也籛羊不夫告胡意也明堂不毀行

政意也藉田之舉其為勸率之意深矣子厚

獨曰亾是亦足以為國愚恐無逸之書人

為書者曰將何以求福用人夫福之求不若

行吾言之大德也人之用不若行吾言之和

樂以歛也德一本賁于戎而引是以合焉夫

何怪而不屬也又曰戰于千畝者吾益羞之

益字

料民諸本料民一篇皆在三川

宣王料民于太原料數也太仲山父諫曰

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

王治農于藉藉藉於蒐于農隙春田耨穫

亦於藉獮於既蒸秋田日獮蒸升也月令

也狩於畢時秋也日狩是皆習民數也又何料焉習簡習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惡鳥路切下同言王不謂其無少而大料之是示以寡少又厭惡政事不能修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後嗣一本作嗣乎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

非曰吾嘗言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故孔子不語怪與神君子之諫其

君也以道不以誣務明其君非務愚其君也誣以愚其君則不臣一作不臣仲山氏果以職有所協不待料而具而料之者政之尤也姑云爾而已矣又何以示少惡事為哉況為大妄以誘乎後嗣誘女患切賈誼傳尚有一可也惑于神怪愚誣之說而以是徵幽之廢滅則是幽之悖亂不足以取滅而料民者以禍之也一句駁倒如仲山氏其至于是乎蓋左氏之嗜誣斯人也已何取乎爾也

三川震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三年諸皆作二
鎬京也三川涇渭汭伯陽父曰周將亡矣
皆出于岐山者也
伯陽父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
司大夫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
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
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塞必竭山
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
過十年噉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

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幽王乃滅周乃東
遷

非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
遊乎其間者也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
與我謀自鬪自竭自崩自缺是惡乎為我設
彼固有所逼引而認之者不塞則惑夫金剛
而囊者必涌溢蒸鬱以糜百物畦汲而灌者
必衝盪潰激以敗土石是特老圃者之為也
猶足動乎物爾華歷二音老圃上或有老婦
二字爾雅鼎欬足者謂之爾

儀此言房后之行有似丹朱丹朱實臨周之

朱馮其身而匹偶以生後工也

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徙遷壹謂心馮依

於人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之神乎王曰其

誰受之對曰在號土王曰然則何為對曰

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

謂貪禍今號少荒其亾乎王曰否其若之

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

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帥所律切○太宰工卿掌祭祀之式玉帛之事祝太祝掌祈禱祓史太史掌三王位狸姓丹朱之後神不歆非類故

帥以王曰號其幾何對曰管堯臨民以五

巡狩今其甯見也神之見也不過其

物也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

非曰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所謂

足足乎道之謂也堯舜是矣周之始固以神

矣況其徵乎彼嗚乎莘者以君蒿悽愴妖之

淺者也君音薰說文君香氣君蒿悽愴見禮記天子以是問卿

以是言則固已陋矣而其甚者乃妄取時日

莽浪無狀而厲之丹朱則又以房后之惡德

與丹朱協而憑以生穆王而降于虢以臨周
之子孫於是遂帥丹朱之裔以奉祠焉又曰
堯臨人以丕今其肯見號之亾不過丕年斯
其為書也不待片言而迂誕彰矣

聘魯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於魯魯康公王卿士

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卿季文

子季孫行父也孟子季孫行父也孟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

後僑如也東門子公孫歸父也歸王問

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

東門其亾乎若家不亾身必不免王曰幾

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焉不

可以事一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

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

年以載其毒必亾登年多歷年也載行也

也毒害也必亾謂家必亾也

非曰泰侈之德惡矣其亾亾也有之矣而孰
能必其時之蚤暮邪設令時之可必又孰能

必其君之壽夭邪若二君而壽三君而夭則登年載壽之數如之何而准

叔孫僑如

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僑音橋

先聘且告使僑如先修聘禮且見王孫說

與之語說古悅字下同說言於王曰魯叔孫之來

也必有異焉其享觀之幣薄而言諂始請

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唯強故不

權焉而後遣之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宏觸

冒人王其勿賜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

非曰諸侯之來王有賜予非以貨其人也以

禮其國也苟叔孫之來不度於禮不儀於物

則罪也王而刑之誰曰不可若力之不能而

姑勿賜未足以懲夫貪陵者也不若與之今

使王逆詐諸侯而蔑其卿苟與然於魯未必

周之福也謂其不度於禮而刑之則太強又

也且夫惡叔孫者泰侈貪凌則可矣方上而

銳下非所以得罪於天子

郤至

晉既克楚于鄆使郤至告慶于周郤音偃

郤乞逆切告慶舊本作獻未將事王叔簡

公飲之酒相說也王叔簡公周大明日王

叔子譽諸朝郤至見名桓公與之語名桓

卿名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以

為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

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單音善○單襄公

王卿士樹謂樹黨

於晉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

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云云在太誓曰民

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

郤至歸明年成難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

出奔晉

非曰單子罪郤至之伐當矣因以列數舍鄭

伯下楚子逐楚卒咸以為姦則是後之人乘

其敗追合之也國語名公述郤至之言曰吾

吾三逐楚軍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禮

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若是而知晉國之

歧楚滅必朝襄公曰且欲至何二代之有夫
 仁禮勇皆民之為也以義成國謂之勇奉義
 順則謂之禮畜義豐功謂之仁姦仁為佻姦
 禮為羞姦勇為賊有三姦以求替其上遠於
 德歧左氏在晉諂言免胄之事則曰勇以知
 禮於此焉而異吾何取乎晉語郤至二三逐楚
平王卒見王必下
 奔王使人問之以弓郤至甲胄而見郤氏誠
 客免胄而聽命君子日勇而知禮
 良大夫不幸其宗後而亢兄弟之不令而智
 不能周強不能制遭晉厲之淫暴讒毀竊構
 以利其室卒及於禍吾嘗憐焉晉語與荆人
雖於郤陵大
 勝之於是乎君伐知而多方怠我而重飲大
 其私聽殺二郤而尸諸朝納其室以分婦人

今夫執筆者以其及也而必求其惡以播於
 後世然則有大惡幸而得終者則固掩矣世
 俗之情固然邪其終日王叔欲郤至能勿從
 乎斯固不足譏也已

柯陵之會

柯陵之會

柯陵鄭西地名春秋魯成公十

侯宋公衛侯齊伯邾人伐單襄公見晉厲
 鄭六月之酉同盟于柯陵
 公視遠步高晉厲公景公
之子州蒲也晉郤錡見其諂
 犯錡音奇○錡晉卿郤克之
子駒伯也犯陵犯人也郤犢見其諂

透斲周切透一于一矩二切○斲亦晉卿錡之族父苦成叔也透透回加誣于

人却至見其語伐伐其功齊國佐見其語

盡國佐齊卿國武子也盡者盡其心意善惡褒貶無所諱也魯成公見

言及晉難及却斲之諧魯成公宣公之子黑肱單子

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卻其當之乎魯侯

曰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夫合諸侯

民之太事也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

謫則可以知德矣晉侯爽二吾是以云注舊

云爽當為爽非是爽今却伯之語犯叔透

季伐犯則陵人透則誣人伐則掩人其誰

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

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括音簡

王十二年晉殺三卻十三年晉侯弑齊人

殺國武子

非曰是又子者雖皆見殺非單子之所宜必

也而曰合諸侯人之太事於是乎觀存亡若

是則單子果巫史矣視遠步高犯透伐盡者

皆必乎歟也則室歟者歟矣夫以語之透而

曰定矣則單子之語近之大者獨無謫邪謹

晉孫周

晉孫談之子周適周單襄公以告頃公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頃公襄公之子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祚小而後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智文之興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

讓文之材也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

地五數之常也

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也

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也

成公晉文公之庶子

黑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一既

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且成公之生也

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曰使有晉國三而

界驩之孫故名之曰黑臀於今再矣單襄

公曰驩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述此而謹

必早善晉子其當之也頃公許諾

非曰單子數晉周之德十一而曰合天地之數益德義之言邪又徵卦夢以附合之皆不足取也

穀洛鬪

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鬪將毀王宮穀洛二水名也

鬪者兩水激也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

有似於鬪也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穀不涉川不竇

澤云云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

平始生景王晉之弟貴也寵人亂於是景王崩于

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定王頃王子

非曰穀洛之說與三川震同天將毀王宮而

勿壅則王罪大矣奚以守先王之國壅之誠

是也彼小子之譏譏者又足記邪王室之亂

且卑在德而又奚穀洛之鬪而徵之也張敦頤曰

人君所畏者天惟天命可以警之今言三川

之震付之不知穀洛之溢可壅而不害則天

自夫人自人靡所敬忌人主何憚而不為獨

不見姚崇不信災異卒開明皇狠天之心而

為天寶之亂乎

大錢

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云云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名災穆公

王卿士單靖公之曾孫

非曰古今之言泉幣者多矣

錢者金幣之名古曰泉後轉曰

錢是不可一貫以其時之升降輕重也幣輕

則物價騰踊物價騰踊則農無所售皆害也

就而言之孰為利曰幣重則利曰奈害農何

曰賦不以錢而制其布帛之數則農不害以

錢則多出布帛而賈則害矣今夫病大錢者

吾不知周之時何如哉其曰名災則未之聞也左氏又於內傳曰王其心疾矣乎左傳昭公二十一年其為書皆類此矣

無射

王將鑄無射單穆公曰不可射音亦○王景王也無射

鐘名謂律中無射也

非曰鍾之大不和於律樂之無所用則王安

作矣單子詞曰口內味耳內聲內諸音納聲味

生氣氣在口為言在耳為明言以信名明以

時動各以成政動以養生政成生植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族紛紛一作是而伶州鳩又曰樂以殖財又曰離人怒神伶司樂官州鳩其名也嗚呼是何取於鐘之備也吾以是怪而不信或曰移風易俗則何如曰聖人既理定知風俗和信而由言毀於是乎作樂以象之後之學者述焉則移

風易俗之象可見非樂能移風易俗也曰樂之不能化人也則聖人何作焉曰樂之來由人情出者也其始非聖人作也聖人以為人情之所不能免因而象政令之美使之存乎其中是聖人飾乎樂也所以明乎物無非道而政之不可忘耳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與人同樂則王矣吾獨以孟子為知樂觀德所由來矣單子云云正以論樂之本源也若此而非之則古人所垂教者誰不可非邪

律

王問律於伶州鳩對曰云云

非曰律者樂之本也而氣達乎物凡音之起者本焉而州鳩之辭曰律呂不易無姦物也律呂不變易其正各順其時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以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吾無取乎爾又曰姬氏出自天龜大姜之姪所憑神也歲在周之分塋月在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也武王欲合是而用之前為誣聖人亦大矣

姪徒結切又直質切○國語王問七律者伶州鳩曰我姬出自天龜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塋也月之所在辰馬祥農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二三位三所而用之注天龜即玄枵星齊之分塋周之皇妣王季之母大姜者逢伯陵之後齊女也故言出自天龜歲星在鶉火鶉火周之分塋也辰馬房心星也房星辰正而農事起故謂之農祥稷播百穀故農祥后稷之經緯謂武王欲合是二三位歲月口星辰三所逢公所憑神周分塋所在后稷所經緯也又曰王以夷則畢陳黃鍾布戎太簇而用之矣
布令無射布憲施舍於百姓吾知其來之自矣
國語故以七律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

以夷則之上宮畢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
 牧之莖以六簇之下宮布令于商以無射之
 上宮布憲施是大武之聲也州鳩之愚信其
 舍於百姓傳而以為武用律也孔子語實牟賈之言太
 武也曰武始自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
 四成而有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名公右
 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四伐盛威於
 中國則是大武之象也樂記注成猶奏也每
 始奏象觀兵孟津時再奏象克殷時也三奏
 象克殷而反也四奏象南方之國服也五奏
 象周名分職而治也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
 綴反位也也崇充也夾振之者王與大將夾

舞振鐸以為節也駟當作四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為一伐致右憲左久立
 於綴皆大武之形也憲讀為軒○樂記武舞
 以待諸侯之至也夷則黃鍾太簇無射大武
 注致謂膝至地也之律變也

城成周

劉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告晉萇音長魏獻
 子為政將合諸侯衛彪傒見單穆公曰萇
 弘其不沒乎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
 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萇叔必速及魏

子亦將及焉若得天福其當身乎若劉氏
 則子孫實有禍是歲魏獻子焚歿二十八
 年殺萇弘及定王劉氏事在敬王十年
 萇弘周大夫萇叔也衛彪侯衛文公王卿士
 大夫也魏獻子晉正卿魏舒也
 非曰彪侯天所壞之說否友化兗銘城周呂
 字化兗作古東周城銘畧云大夫萇弘言抗
 其領生名諸侯廊崇王城雖微遠缺實被令
 名傷於明其後牛思黯作頌忠
 何傷於明頌忠篇以美萇弘
 僧孺之字也嘗作其後牛思黯作頌忠
 頌忠篇以美萇弘其後牛思黯作頌忠
 若夫當身速及之說巫之無恒者之言也追

為之耳

為器問戰

此以

而長勺之役

魯語

問所以戰於嚴公

云云

公曰小大之獄必

以情斷之劇曰可以一戰

劇始衛切嚴本

諱故以莊為嚴先儒因而不可改可以一戰
國語作是則可矣曹劌魯士莊公魯桓
公之子
名同

非曰劇之問洎嚴公之對皆庶乎知戰之本
 矣而曰夫神求優裕於饗不優神不福也是

大不可方鬪二國之存亡以決民命不務乎
 實而神道焉是問則事幾始矣既問公之言
 獄也則率然曰可以一戰亦問畧之尤也苟
 公之德可懷諸侯而不事乎戰則已耳既至
 於戰矣徒以斷獄為戰之具則吾未之信也
 劇之辭宐曰君之臣謀而可制敵者誰也將
 而歿國難者幾何人且難乃士卒之熟練者眾
 寡器械之堅利者何若禡地形得上游以延
 敵者何所然後可以言戰若獨用公之言而

恃以戰則其不誤國之社稷無幾矣申包胥
 之言戰得之語在吳篇中吳諸楚申包胥使
 之所以與之戰者於越日敵問君王
 分也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夫戰智
 為本仁次之勇次之○居祖謙曰子羔為衛
 政則人之足衛亂子羔走郭門則者守門曰
 於此有室子羔人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別者
 曰吾親別子之足此乃子報我之時也何足
 逃我別者曰君之治臣也先後臣以法欲臣
 之免於去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
 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此臣之所以
 脫君也子羔一有司耳有哀矜之意人猶報
 之若是况莊公君臨一國獄必以情人之思
 報豈子羔比邪宗元乃曰以斷獄為戰之具
 吾未之信歷舉將臣士卒地形之屬宗元之
 言皆所謂戰而非所以戰也穆修曰子厚非

魯公君臣不知治人而求下於神是矣謂斷獄為不足戰則未必然僕者怒於一笑而齊侯辱御者忿於一羹而華元賤菽食馬者足以出秦繆公遺醫桑者足以赦補宜子事以一端視則言亦因之使治獄者不由公道戮及非辜怨結士卒一戰取岫安知無如羊類乎

躋僖公

夏父弗忌為宗蒸將躋僖公云云展禽曰

夏父弗忌必有殃若血氣強固將壽寵得

沒雖壽而沒不為無殃其葬也焚煙徹其

上弗忌魯大夫宗伯掌國祭祀之禮者蒸祭也躋升也僖閱之兄繼閱而立故

弗忌欲升僖公於閔公之上謂明者為昭其次為穆宗有司若曰非昭穆而不聽故柳下惠云云

非曰由有殃以下非士師所定云者誣吾祖矣

莒僕

莒太子僕殺紀公紀公生僕及季它既立

故以其寶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

文子而予之邑里革遇之而更其書宜公

之子名倭季文子季孫行父也里革魯太史名克以太子殺父大逆故更之

日有司復命公詰之僕人以里革對曰毀則者為賊掩賊者為藏竊
 之里革對曰毀則者為賊掩賊者為藏竊
 寶者為宄用宄之財者為姦使君為藏姦
 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命者不可不殺也
 公曰寡人實貪非子之罪也乃舍之
 非曰里革其直矣曷若授僕人以八諫之為
 善公之舍革也美矣而僕人將君命以行遇
 一夫而受其夏釋是而勿誅則無以行令矣
 若君命以遺而遇姦臣夏之則何如

仲孫它

它徒何切

季文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
 諫曰子為魯上卿相一君矣妾不衣帛馬
 不食粟人其以子為虐且不華國乎文子
 以告孟獻子孟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
 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稷莠
 它孟獻子之子子服
 它也布八升縷為升
 非曰它可謂能改過矣然而父在焉而儉侈
 專乎已何也七升之布大功之縷也居然而

用之未適乎中庸也已

積羊 積音墳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焉使人問仲

尼曰吾穿井獲狗何也仲尼曰以丘所聞

者羊也 季桓子魯正卿季平子之子斯也

非曰君子於所不知蓋闕如也孔氏惡能窮

物怪之形也是必誣聖人矣 聖人博物洽聞所云木石之怪

日夔因兩水之怪曰龍因象土之怪曰積羊此特據實而論之也而乃日誣聖人子厚蓋誣左史之記地坼犬出者有之矣 晉區行志大輿中輔氏矣

國將軍孫無終家于既陽地中間犬子聲尋而地坼有二犬子皆白色一雄一雌取而養之皆成後無終近世京兆杜濟穿井獲土缶中有狗焉投之于河化為龍

骨節專車楛矢

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節專車吳子使好來

聘且問之仲尼仲尼曰丘聞之魯禹治羣

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

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 墮國語作墮音同會去外切○會稽

山各墮壞也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吳圍而壞之在魯哀元年

專擅也骨一節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
 其長專車也之庭而歛楛矢貫之石祭其長尺有咫陳
 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
 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隼也肅慎北夷之國楛木各祭矢鏃也八寸曰咫
 非曰左氏魯人也或言事孔子室乎聞聖人
 之嘉言為魯語也蓋亦徵其大者書以為世
 法今乃取辯大骨石祭以為異其知聖人也
 亦外矣言固聖人之恥也孔子曰丘少也賤

故多能鄙事

輕幣齊語天下諸侯知桓公之非為已動也是故諸
 侯歸之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
 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幣贊幣禮也故天
 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罷音疲縷綦以為奉綦國
 縷綦縷綦以縷織綦不用絲取易供也鹿皮
 四個作箇諸侯之使垂橐而入橐載而
 歸使去聲橐古力切橐若本切○橐也

非曰桓公之苟能弔天下之敗衛諸侯之地
 貪強忌服戎狄縮匿君得以有其國人得以
 安其堵籬受賦於諸侯樂而歸之矣又奚控
 焉悉國之貨以利交天下若是邪則區區齊
 人惡足以奉天下已之人且不堪矣又奚利
 天下之能得若竭其國勞其人抗其名以市
 伯名於天下又奚仁義之有予以謂桓公之
 伯不如是之獎也謂一本作爲。沈晦曰威
義之名其實則爲利取彼管子之書若通象
鹽若賦金鐵若作錢幣若殺商賈欲實困京

則式璧也欲傾魯梁則服綈也欲致諸侯之
 寶則多具石璧也欲下伐王之衆則貴買狐
 白也朝夕汲汲惟利爲謀其用厚禮以交諸
 侯蓋市四隣之權心亦僞而不誠也子厚乃
 以爲公之仁義必無利交
 之事子厚固誠齊人乎
 卜此以下
晉語

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獻公

晉武公之子詭諸也驪戎西戎之別在驪山春

非曰卜者世之餘伎也道之所無用也聖人
 用之吾未之敢非然而聖人之用也蓋以臧
 陋民也非恒用而徵信矣爾後之昏邪者神

之恒用而徵信焉反以阻大事要言卜史之
 害於道也多而益於道也少雖勿用之可也
 左氏惑於巫而尤神怪之乃始遷就附益以
 成其說雖勿信之可也翹按史蘇論卜未言
 周已無可破然號石依人猶可言也若夫伊
 尹比妹喜膠鬲比妲己不經殊甚不知子厚
 何以不非之

郭偃與前伐驪
 戎事相屬

郭偃曰夫三區之門也

郭偃晉大夫卜
 偃以紀三辰

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區則少

三君多
 則又君

非曰舉斯言而觀之則愚誣可見矣

公子申生

申生曰弃命不敬作令不孝聞父之愛而
 嘉其貺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
申生晉獻公子也獻公嬖驪姬將黜之而
 立奚齊諸臣使圖之申生曰云云吾其止
 也

非曰申生於是四看咸得焉管之儒者有能
 明之矣故予之辭也畧申生賢矣但拘拘於
 臣子之小節而不知

邦國之大本是以不免於難于古有遺悲焉
子厚乃以為子之辭也畧豈申生真無可議
乎曰申生

狐突

公使太子伐東山申事在獻公十七年太子申生也獻公欲黜之故

使為此行而觀之狐突御戎至于稷桑翟人出逆

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狐突晉同姓唐叔之後狐偃之

父稷桑阜落翟地迎距也突聞之國君好艾大夫始好

內適子始社稷危若惠於父而遠於友惠

於眾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況其危身

於翟以起讒於內也好並呼報切適音的

誤也好外多孽申生曰君之使我非歡也

臣也惠順也抑欲測吾心也不戰而反我阜滋厚我戰

雖歿猶有令名焉果戰敗翟于稷桑而反

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善溪謀

突下

非曰古之所謂善溪謀居乎親戚輔佐之位

則納君於道否則繼之以歿唯已之義所在

莫之失之謂也今狐突以位則戎禦也以親

柳河東集卷四十四

則外王父也申生之出未嘗不從覩其將敗而杜其門則姦矣而曰善溪謀則無以勸乎事君也已翹披狐突為太子謀曰惠父而遠道也子厚但以其杜門而譏之亦未可知聖人所稱管仲不以此之義矣不鄭曰君為我心言謂不鄭曰我無心是故事里克曰中立晉語里克曰吾秉心以殺太子吾不晉無良臣故申生終以不免

號夢

號公夢在廟有神面白毛虎爪執鉞立于

西阿之下云云公覺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諸族曰奴謂號不久吾今知之以其族適晉號公文王弟號仲之後六年號乃凶

非曰號小國也而泰以招大國之怒政荒人亂凶夏陽而不懼而猶用兵窮武以增其讎怨所謂自拔其本者凶孰曰不宐又惡在乎夢也舟之僑誠賢者歟則觀其政可以去焉由夢而去則吾笑之矣

童謠

獻公問於卜偃曰攻虢何月也對曰童謠

有之曰丙之辰云云

非曰童謠無足取者君子不道也

宰周公

蔡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魯僖公九年秋齊桓公盟諸侯於蔡丘

上遇宰周公宰周公王卿士宰孔也為冢宰食采於周故云周公自會

先歸遇獻公於道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將施惠

出責是之不果而服晉是皇公乃還如出責望

其報也服謂不宰孔曰晉侯將成矣景霍

以為城而汾河涑澮以為淵戎狄之民實

環之汪是土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涑音速

景大也大霍晉山各汾河涑澮四者皆晉水各苟違違去也其違違道也是歲

獻公卒

非曰凡諸侯之會霸主小國則固畏其力而

望其麻焉者也太國則空觀乎義義在焉則

往以尊天子以和百姓今孔之還晉侯也曰

而服晉是皇則非吾所陳者矣又曰汪是土

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則是恃乎力而不務乎義非中國之道也假令一失其道以出而以必其死為書者又從而徵之其可取乎

荀息

里克欲殺奚齊晉獻公寵驪姬既殺太子申生而立奚齊公子重耳奔狄夷吾奔秦至是獻公卒荀息曰吾有死而已先君問臣於我我對以忠貞荀息奚齊傳既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其

弟而輔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

非曰夫忠之為言中也貞之為言正也息之所以為者有是夫聞君之惑排長嗣而擁非正其於中正也遠矣或曰夫已死之不愛死君之不欺也抑其有是而子非之邪日子以自經於溝瀆者舉為忠貞也欺或曰左氏穀梁子皆以不食其言然則為信可乎一本不食其言曰又不可不得中正而復其言亂也惡

得為信曰孔父仇牧是二子類邪曰不類曰
 不類則如春秋何曰春秋之類也以激不能
 效者耳春秋桓公二年書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莊公十一年書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至僖公十年書孔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其法皆同孔子曰與其進不保其往也春秋之罪許止也
 隱恐焉耳昭公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左傳許悼公瘞不月飲太子之藥而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其類荀息也亦然皆非聖人之情也枉許止以懲不子之禍進荀息以甚苟免之惡忍之也吾言春

秋之情而子徵其文不亦外乎故凡得春秋者寔是乎我也此之謂信道哉子厚集中有與元饒州論春秋書亦及春秋書荀息之事云某嘗著非國語六十餘篇其一篇為荀息發也今錄以往即此也書意皆與此篇同

唐柳河東集卷第四十四終

唐柳河東集卷第四十五

非國語下

狐偃

明樵李蔣之翹輯注

里克既殺卓子使屠岸夷告重耳曰子盍
入乎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
終必槁落況其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
入始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
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何以導民

屠岸夷晉大夫也秦穆公使公子繫弔重耳曰時

不可失舅犯曰不可於人無親信人以為

親是故置之者不始父死在堂而求利人

孰仁我人實有之我以微幸人孰信我不

仁不信何以長利子繫秦公子子顯也

非曰狐偃之為重耳謀者亦迂矣國虛而不

知入以縱夷吾之昏始而社稷幾喪徒為多

言無足采者夷吾獻公庶子重耳弟也初里克及秦穆公既告重耳又使告

公子夷吾于梁重耳以舅犯之言不且重耳入夷吾以冀芮之言而入是為惠公

兄也夷吾弟也重耳賢也夷吾昧也弟而昧
入猶可終也兄而賢者又何慄焉慄一三作慄使晉
國不順而多敗百姓之不蒙福兄弟為豺狼
以相避於天下由偃之策失也而重耳乃始
偃偃焉遊諸侯陰蓄重利以幸其弟死獨何
心歟偃丑良切○說文偃偃失道貌僅能入而國以霸斯福
偶然耳非計之得也禍一三作福若重耳早從里克
秦伯之言而入則國可以無嚮者之禍而兄
弟之憂可全而有分定焉故也夫如是以為

諸侯之季又何戮笑於天下哉是下一有足字○舅犯一霸佐取觀其兩不可之言皆以仁義自處不務微俸以得國實可與孟子夫子行仁政之言相表裏者子厚乃譏其迂而又重罪之此已之侔得之念勝故從而為之辭也其為叔文所黨定哉

輿人誦

惠公入而背內外之賂輿人誦之曰云云

得之而徂終逢其咎喪田不懲禍亂其興

背音佩徂女九切○輿與也○歌曰誦得之而徂謂惠公喪田不懲謂不鄭里平歿平音不歿下二有禍字○既日也惠公二十二年春殺里克秋殺平

公隕於韓秦伐晉戰於韓獲惠公以歸隕其師徒在魯倍公十二年郭

偃曰善哉夫眾口禍福之門也謂輿人之誦豫知之

故云

非曰惠公里平之為也則宐咎禍及之矣又

何以神眾口哉其曰禍福之門則愈陋矣郭

又曰是以君子慎眾而動監戒而謀謀度而行則其為戒亦深矣子厚乃過為非之何為哉也

葬其世子

惠公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臯達於外共音臯

與臭同。太子申生死，國人謚為其君，獻
 公時申生葬，不如禮，故改葬之。惠公烝於
 獻公夫人賈君，故申生鼻達。國人頌之曰
 於外不欲為無禮所葬也。
 云云 歲之二七其靡有徵兮靡無若翟公
 子吾是之依兮謂重安撫國家為王如兮
 如滂佩切。言重耳猶郭偃曰十四年君
 霸諸侯為王，匹偶也。
 之家嗣其替乎其數告於人矣替減也數
 公子重耳其人乎其鬼兆於人矣鬼形也兆見也
 若人必霸於諸侯其耿矣於民矣耿猶
 非曰象人者言政之善惡則有可采者以其

利害也。又何以知君嗣二七之數與重耳之
 霸是好事者追而為之未必偃能徵之也。況
 以是故發邪是一作

殺里克

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
 殺社稷之鎮芮莫也郭偃聞之曰不謀
 而諫者莫芮也不圖而殺者君也不謀而
 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
 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歟戮罹天之禍無

後文公殺懷公于高粱秦人殺冀芮而施之

非曰芮之陷殺克也其不祥寧大於惠公而異其辭以配君罰天禍皆所謂遷就而附益之者也

獲晉侯

秦穆公歸至於王城晉惠公六年秦帥師

地秦合大夫而謀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

以歸與復之孰利公子繫曰殺之利公孫枝曰不可子繫曰吾將以重耳代之

晉之君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莫不知殺

無道立有道仁也公孫枝曰恥一國之士

又曰余納有道以臨汝無乃不可乎謂雖

道君父之不若以歸要晉國之成復其君

恥未制而質其適子適丁廢切使父子代處秦國

可以無害

非曰秦伯之不霸天下也以枝之言也且曰

紂有道以臨汝何故不可繫之言殺之也則

果而不仁其言立重耳則義而順當是時天

下之人君莫能宗周而能宗周者則大國之
 霸基也向使穆公既執晉侯以告于王曰晉
 夷吾之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莫不知且又
 不順既討而執之矣於是以王命黜夷吾而
 立重耳咸告于諸侯曰吾討惡而進仁既得
 命于天子矣吾將達公道於天下則天下諸
 侯無道者畏有德者莫不皆知嚴恭欣戴而
 霸秦矣莫不一本周室雖卑猶是王命命穆
 公以為侯伯則誰敢不服夫如是秦之所恥

者亦大矣取一作集齊齊公之道而不知求姑欲
 離人父子而要河東之路其舍大務小違義
 從利也甚矣公下一有大中字○秦取河東
 霸之不能也以是夫

慶鄭

丁丑斬慶鄭乃入絳初慶鄭勸公于秦羅
 惠公號慶鄭曰載我慶鄭曰念善而背德
 又廢言卜何我之載君遂止于秦秦既歸
 惠公惠公歸故載之止獲也非曰慶鄭誤止公罪亦可也而其志有可用

者坐以待刑而能舍之則獲其用亦大矣晉君不能由是道也悲夫若夷吾者又何誅焉惠公未至蛾誓謂慶鄭曰君之止子之罪也今君將來子何侯慶鄭曰君若來將待刑以快君志及惠公入蛾誓欲舍之惠公不可

乞食於楚人

文公在狄十二年將適齊行過五鹿五鹿衛邑楚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人以土服又何求焉十有二年必獲此土有此其以戊申云乎人國語作良塊塊也日

以戊申戊土也申申廣土地也

非曰是非子犯之言也後之好事者為之若五鹿之人獻塊十一年以有衛土則涓人疇枕楚子以塊後十二年其復得楚乎何沒而不云也而獨載乎是戊申之云尤足怪乎吳昔楚畔靈王猶徬徨於山林之中二日乃見其涓人疇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撲而去之

懷羸

秦伯歸女五一人懷羸與焉與音預晉文公重耳過秦而

秦歸之也女也懷嬴故子圍妻子圍惠公夷吾子也質於秦逃歸而立為懷公故曰懷嬴

非曰重耳之受懷嬴不得已也其志將以守宗廟社稷阻焉則懼其不克也其取者大故容為權可也秦伯以大國行仁義交諸侯而乃行非禮以強乎仁豈習西戎之遺風歟秦之歸固非矣重耳之受亦非也不得已而受亦終始禮待之可也黃震曰國之命在禮人倫之教化尤嚴於有國之初子厚謂文公取國為大八納懷嬴為小是已人倫不明殺化不立矣雖取威定伯何益於久不遠哉

筮

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屯張倫切○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為貞在豫為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八謂爻無為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司空季子曰吉晉臣曰季也

非曰重耳雖在外晉國固戴而君焉又況夷吾處圍也童昏以守內秦楚之大以翼之大夫之強族皆啓之而又筮焉是問則未矣季

子博而多言皆不及道者也又何載焉

董因董得以此書內秦裝之大以與之

董因迎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
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
也實沈之虛晉人是居所以興也今君當
之無不濟矣君之行也歲在大火是謂大
辰因周太史辛有之後傳曰辛有之二子
董之晉也晉有董史大梁實沈大火皆
星名此言公以
辰出而參入也
非曰晉侯之入取於人事備矣因之云可

也大火實沈之說贅矣

命官

胥繚狐箕樂郟栢先羊舌董韓寔掌近官

十一族晉之舊姓近宮朝廷者請姬之良掌其中官諸姬同姓
內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遠官縣鄰也

非曰官之命定以材邪抑以姓乎文公將行
霸而不知變是弊俗以登天下之士而舉族
以命乎遠近則陋矣若將軍大夫必出舊族
或無可焉猶用之邪必不出乎異族或有可

焉猶弃之邪則晉國之政可見矣

倉葛

周襄王避昭叔之難居於鄭池池音凡

昭叔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叔奔齊襄

王復之又通襄王之后懼至廢隗氏晉

翟人伐周故襄王避之於池池地名

文公迎王入于成周遂定之于郊成周周

王城王賜公南陽陽樊溫原州陘絺鉏攢

茅之田陘奚經切鉏仕與切攢士陽人不

服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君補王闕

以順禮也陽人未狎君德而未敢承命君

將殘之無乃非禮乎倉葛陽樊人公曰是君子

之言也乃出陽人

非曰於周語既言之矣又屢再告而異其文

抑有異旨邪其無乎則毫者乎

觀狀

文公誅觀狀以伐鄭鄭人以各寶行成公

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還鄭人以詹與晉晉

人將烹之詹曰天降禍鄭使淫觀狀弃禮

違親云云○初晉文公過曹曹其公不禮
是曹非鄭也而注云鄭復蒞曹觀公駢脇之狀故代之是又從而為之離也按詹鄭卿叔詹伯也文公過鄭時詹請禮之鄭伯不聽因請殺之此文公所以乞詹也
 非曰觀晉侯之狀者曹也今於鄭胡言之則
 是多為証者且毫故以至乎其說者云鄭
 曹也是乃私為之辭不足以益其誤

救飢

晉飢公問於箕鄭曰救飢何以對曰信公
 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

於事

箕鄭晉大夫

非曰信政之常不可須臾去之也奚獨救飢
 邪其言則遠矣夫人之困在朝夕之內而信
 之行在歲月之外是道之常非知變之權也
 其曰藏出如入則可矣鄭又云於是乎民知其
 如入何而致之言若是遠焉何哉或曰時之
 未洽故云以激之也信之速於置郵子何
 遠之邪曰夫大信去令故曰信如四時恒也
 恒固在久若為一切之信則所謂未孚者也

彼有激乎則可也而以爲救飢之道則未盡乎術

稍宣子

稍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稍孟使人以其乘車于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名而禮之曰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以是觀汝汝勉之宣子，稍襄子之子，宣子孟盾也。韓獻子，韓厥也。靈公，襄公之子夷臯也。稍孟，即宣子河曲，晉地魯文十一年秦伐晉，戰於河曲，于行，犯其罪，刑也。

非曰稍宣子不怒韓獻子而又褒其能也誠當然而使人以其乘車于行陷而至乎戮是輕人之死甚矣彼何罪而獲是討也孟子曰殺之不辜而得天下君子不爲是所謂無辜也歟或曰戮辱也非必爲死曰雖就爲辱猶不可以爲君子之道舍是其無以觀乎吾懼司馬之以死討也

主伐宋

宋人殺昭公，稍宣子請師以伐宋。云云曰

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為盟
 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則法也
 修行也
 非曰盟主之討殺君也宐矣若乃天者則吾
 焉知其好惡而暇徵之邪古之殺奪有大於
 宋人者而壽攻佚樂不可勝道天之誅何如
 也宣子之事則是矣而其言無可用者

鉏麇

靈公虐稍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
鉏宋魚切麇音倪。晨往則寢門辟矣盛
 鉏麇力士也賊殺也

服將朝早而假寐麇退而歎曰黜孟敬哉
 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賊國之鎮不忠
 受命而廢之不信觸庭之槐而歿廷外朝
 之廷也
周禮王之外朝三槐三公位焉
 則諸侯之朝三槐三卿位焉
 非曰麇之歿善矣然而稍宣子為政之良諫
 君之直其為社稷之衛也久矣麇胡不聞之
 乃以假寐為賢邪不知其大而賢其小歟下歟
同字使不及其假寐也則固以殺之矣是宣
 子大德不見赦而以小敬免也麇固賊之悔

過者賢可書乎

所歿

反自鄆范文子謂其宗祝曰君驕而有烈
吾恐及焉凡吾宗祝為我所歿先難為免

七年夏范文子卒

范文子范燮也宗宗人
祝祝史也鄆之役晉伐

鄭楚救之大夫欲戰文子不欲樂武不聽
遂與戰大勝之此文子自鄆歸懼難而祈

其歿

非曰歿之長短而在宗祀則誰不擇良宗祝
而祈壽焉文子祈歿而得亦矣之大者

長魚矯

長魚矯既殺三郤乃脇欒中行

云云公曰

一旦而尸三卿不可益也對曰亂在內為

究在外為姦御究以德御姦以刑治歧

而內亂不可謂德除饒而避強不可謂刑

德刑不立姦究竝至臣脆弱不能忍俟也

乃奔狄三月厲公殺乃納孫周而立之是

為悼公

非曰厲公亂君也矯亂臣也假如殺欒書中

行偃則厲公之敵益衆其尤可盡乎今左氏
多爲文亂以著其言而徵其效若曰矯知幾
者然則惑甚也夫今左氏下二十七字一本
在入鉏鷹之未非是○穆
文熙曰長魚矯既殺三郤復脇欒中行氏欲
殺之及不獲命乃遂出奔灼知禍本脫足榮
位可爲異人左
氏未可盡非

戮僕

晉悼公四年會諸侯於雞丘魏絳爲中軍
司馬公子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斬其僕
雞丘雞澤事在魯襄三年曲梁晉地魏絳
魏犇之子莊子也揚干悼公弟也行行列

也僕

非曰僕稟命者也亂行之罪在公子公子貴

不能討而稟命者死非能刑也無公子貴字

使後世多爲是以害無罪問之則曰魏絳

故事不亦甚乎然則絳宥奈何止公子以請

君之命止一作正非是○用者執也○韓醇

必殺之是刑上究也賞及用童馬圍是賞下
流也不責宜子而戮其使不治揚干而戮其
僕已爲有禮又安得謂之殺無辜乎若子厚
必請君命則又不然投機之會聞不容息方
欲作士氣以決一戰而每每稟命是
非失火之家必自白人而後救之乎

逐樂盈

舊本此篇在叔魚生之後今依國語正之

平公六年

平公憚公之子名彪

箕遺及黃淵嘉父作

亂不克而歿公遂逐羣賊

云云

陽畢曰君

掄賢人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亦掄

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

云云使

祁午陽畢適曲沃逐樂盈

掄擇也箕遺黃淵嘉父皆晉大夫

夫樂盈之黨樂盈厲之子書之孫也樂書厲公十七年弒厲公即立悼公故陽畢以盈

為亂國者之後而去之也陽畢晉大夫祁午中軍尉曲沃樂盈邑名

非曰當其時不能討後之人何罪盈之始

大夫也有功焉而無所獲其罪陽畢以其父

弒君而罪其宗一朝而逐之激而使至乎亂

也謂晉樂盈出奔楚後二十一年晝入為賊於絳且君將懼禍懲亂邪

則增其德而修其政賊斯順矣反是順斯賊

矣況其亂之無罪乎

叔魚生

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鳧肩

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賄歿

叔魚晉大夫叔向母弟羊舌肸也後為揚糞理受繼子女而抑邢侯邢侯殺之

食我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曰豺狼之聲也終滅羊舌氏之宗食音異我音俄○揚叔向邑也食我叔向子伯石也黨於祁盈盈獲罪晉殺盈及食我遂滅祁氏羊舌氏

非曰君子之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猶不足_三以言其禍福以其有_三幸有_三不幸也今取赤子之形聲以命其死_三則何邪或者以其鬼事知之乎則知之未必賢也_三是不足_三書以示後世_三而罪其宗_三則而及之_三而及之_三而及之_三

新聲

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

明非於衰矣

說在悅字○新聲者備靈公將如晉舍於濮水之上聞琴

聲焉甚哀使師涓以琴寫之至晉為平公鼓之師曠撫其手而止曰此亡國之音也昔師延為紂作靡靡之樂後而自沈於濮水之中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乎師曠晉主樂木師子楚

非曰耳之於聲也猶口之於味也苟說新味亦將卑乎樂之說吾於無射既言之矣

射鸚

射食亦切鸚音晏國語作鸚同

平公射鸚不效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

殺之鷓鴣小鳥也豎叔回曰君必殺之晉

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徒林地名殪以為大甲殪

君嗣吾先君射鷓不必搏之不得是揚吾

君之恥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

忸怩于顏乃酈舍之音嬰又音促○忸怩

非曰羊舌子以其君明暗何如哉若果暗也

則從其言斯殺人矣明春固可以理諭胡乃

也愧顏也

反徵先君以恥之邪是使平公滋不欲人諫已也

趙文子

秦后子來奔后子景公之弟名鍼趙文子

曰公子辱於敝邑必避不道也對曰有焉

文子曰猶可以久乎對曰國無道而年穀

和熟鮮不又稔文子視日曰朝不及夕誰

能俟又后子曰趙孟將死矣怠偷甚矣非

處建之必有大咎

非曰效與大咎非偷之能必乎爾也偷者自
偷歟者自歟若夫大咎者非有罪惡則不幸
及之偷不與也左氏於內傳曰人主偷必成
亦陋矣語見左傳昭公元年

醫和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和視之和醫名趙文
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
入固醫官也官職也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
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

晉之缺也

非曰和妄人也非診視攻熨之專而苟及國
家去其守以施大言誠不足聞也其言晉君
曰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先醫之
所取在榮衛合脉理也然則諸侯服則榮衛
離脉理亂以速其歿不服則榮衛和脉理平
以延其年邪和謂諸侯不過三年云云蓋
以國之庸君出無敵國外患內
必過於淫荒是以速歿否則猶可稍久
此亦理之常也子厚非之大似矯強

黃能

晉侯夢黃能入于寢門

能奴來切亦作熊晉侯平公也

子產來聘曰魼魼于羽山化為黃能

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

云云

非曰魼之為夏郊也禹之父也非為能也能

之說好事者為之凡人之疾魛動而氣蕩視

聽離散於是寐而有怪夢罔不為也夫何神

奇之有

韓宣子憂貧

叔向賀之曰樂武子無一卒

之田

云云

行刑不疚

云云

以免於難

上大夫一卒之田樂

書為晉上卿而不及免難謂免殺君之難

及桓子驕泰奢侈

云云

及於難而賴武子之德以沒其身

及懷于敗桓之行修武子之德而離桓子

之罪以亾于楚

云云

懷于桓子之子盈也

非曰叔向言貧之可以安則誠然其言樂書

之德則悖而不信以下逆上亦可謂行刑邪

謂樂書殺厲公也

前之言曰樂書殺厲公以厚其家

今而曰無一卒之田前之言曰樂氏之誣晉

國久矣用書之罪以逐盈今而曰離桓之罪
以於于楚則吾惡乎信晉書陽畢曰且夫樂
代之誣晉國也久矣
樂書實實覆宗殺厲公以厚其且人之善咸
家公使陽畢適國沃逐樂盈
繫其先人已無可力者以是存乎簡策是替
教也

圍鼓

中行穆子帥師伐翟圍鼓穆子晉卿中行
偃之子荀吳也
翟鮮軋也鼓白翟別
邑事在魯昭公十一年
鼓人或請以城畔穆
子不受曰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夫

守而二心姦之大者也

非曰城之畔而歸已者有二有逃暴而附德
者有力屈而愛歿者有反常以求利者逃暴
而附德者麻之曰德能致之也力屈而愛歿
者與之以不歿曰力能加之也皆受之反常
以求利者德力無及焉君子不受也穆子曰
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是焉知非嚮之
二者邪

具鼓

范獻子聘於魯范獻子，士鞅也。問具山、敖山、魯人

以其鄉對曰：不為具敖乎？曰：先君獻武之

諱也。獻公名具，伯禽之曾孫。武公名敖，獻公之子。獻子歸曰：人

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

唯不學也。曰：六諱於魯，皆受之。又諱

非曰：諸侯之諱，國有數十焉，尚不行於其國。

他國之大夫名之無慙焉，可也。魯有大夫公

孫敖，魯之君臣莫罪而更也。又何鄙莖之不

云具敖。公孫敖，慶父之子。

董安于

下邑之役，董安于多簡子賞之，辭曰：云云

今一旦為狂疾，而曰必賞汝，是以狂疾賞

也不如。亾飀而出，乃釋之。下邑，晉邑，多功也。戰功曰多。

安于，稍簡子家臣，狂疾，言戰為凶事，猶下人之有狂疾，相殺也。

非曰：功之受賞也，可傳繼之道也。君子雖不

欲，亦必將受之。今乃遁逃以自潔也，則受賞

者必恥。受賞者恥，則立功者怠。國斯弱矣。君

子之為也，動以謀國，吾固不說董子之潔也。

其言若懟焉則滋不可對切

祝融此以下亦

史伯曰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

天明地德光熙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

大矣史伯周太史也高辛高舉也黎夫成

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彰虞夏商

周是也其後皆為王公侯伯舜禹王身禮

侯伯謂其後在守契在子孫公

及幕後陳侯也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

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末

有侯伯八姓祝融之後也董佐制物於前

代者昆吾為夏伯矣昆吾祝融之孫陸終

夏商昆吾為夏伯弟一子名樊為已姓

大彭陸終弟三子曰錢為彭姓卦於大彭

謂之彭祖彭城是也豕韋彭姓之別卦豕

韋者商衰二國相繼為商伯當周未有融之興者其在

芋姓乎芋音弭○芋楚姓按黎為祝融生

姓楚之祖也季連之後為鬻熊事周文王

其曾孫熊繹成王時封于荆蠻是為楚

非曰以虞舜之至也又重之以幕能聽協風

以成樂物生而其後卒以殄滅武王繼之以
 陳覆墜之不暇虞慕舜後虞思也協和也言能聽知和風因時順氣以成
 育萬物使之樂生者也姓纂周武王時帝舜之肯有虞闕父為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
 其神明之後而封之堯之時祝融無聞焉祝於陳其後為楚所滅
 融之後昆吾大彭豷韋世伯夏商今史伯又曰於周未有侯伯必在楚也則堯舜反不足
 祐邪故凡言盛之及後嗣者皆勿取

褒神

桓公曰周其弊乎史伯對曰殆於必弊者

也今王弃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
 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云云其可為乎訓
 諺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一龍
 以伺于王庭夏后卜請其祭而藏之及殷
 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發而觀之蔡流於
 庭化為玄龜入王府之童女遭之既笄
 而孕云云使至於為后而生伯服天之生
 此久矣其為毒也大矣申繒西戎方強王
 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

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
不守矣蔡龍所吐沫童女之所孕有褒姒也太子幽王之子定曰也甲姜姓

非曰史伯以幽王弃高明顯昭而好讒應暗

昧近頑嚚窮固黜太子以怒西戎申繒於彼

以取其必弊焉可也而言褒神之流禍是好

怪者之為焉非君子之所定言也

嗜芟

此以下

屈到嗜芟屈到楚卿屈蕩子將成戒其宗

老曰苟祭我必以芟家臣曰老宗人者及祥宗

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去差呂切○建到之子子木也曰

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

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

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其以私欲干國

之典遂不用

非曰門內之理恩掩義父子恩之至也而芟

之薦不為愆義屈子以禮之未忍絕其父將

成之言吾未敢賢乎爾也苟薦其羊饋而進

芟於邊是固不為非禮之言齋也曰息其所
 嗜屈建曾無息乎且曰違而道吾以為逆也
 禮記祭義有齋之日息其所樂息其所嗜楚
 語子夕嗜芟子夕有羊饋而無芟薦君子曰
 違而道○蘇軾曰甚矣子厚之陋也子木楚
 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為人子之道事死如
 事生況於將死下盥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
 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春而奪其情也
 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費於路寢不於婦
 人之手至於結冠纓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
 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
 思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
 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二三孟
 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桓公去
 二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德
 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太義不

私其躬也如是今赫赫楚國若穀氏之賢聞
 於諸侯身為正卿歿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
 為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謂之太史書
 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子
 木其忍為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
 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
 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
 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
 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
 邪今薦芟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母則
 為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
 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簣曾子曰君子之
 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
 子之言為然則曾元為孝子而曾子顧禮之
 未易簣於病革之中為不仁之甚也中行偃
 如視不可含范宣子盟而無之日專吳穀不
 齊者有如河乃瞑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為忠

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為
忠則大矣古人以夢惡比之夢疾藥石日石
猶生我疾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
之夢屈到是疾之美于木之違父命藥石也
哉

祀

王曰祀不可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
撫國家定百姓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
底則滯滯久不振生乃不殖王楚昭王對
觀射父所對
民無所畏忌
遂廢滯難復
者也已止也此言無祭祀則
無所畏忌則志放縱放縱則
恐懼也生人物殖長也生
物不長神不降以福也

非曰夫祀先主所以佐教也未必神之今其
曰昭孝焉則可也自息民以下咸無足取焉
爾

左史倚相

王孫圉聘于晉王孫圉
楚大夫定公饗之趙簡子
鳴玉以相定公晉頃公之子
午也簡子趙鞅也問於王孫圉
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矣
玉之對曰未嘗為寶所寶者曰觀射父
橫者音甫對曰未嘗為寶所寶者曰觀射父
云○觀古亂切射音亦父
音甫○觀射父楚大夫
又有左史倚相

能使上下說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

有怨痛於楚國左史官名倚相名

非曰圍之言楚國之寶使知君子之貴於白

珩可矣而其云倚相之德者則何如哉誠倚

相之遺若此則覲之妾者女巫也又何以為寶

非可以夸於敵國

伍員吳語員音云

伍員伏劍而歿魯哀公十一年也伍員事吳

師逆之夫差將許越成申胥諫之不聽夫

差乃大戒師伐齊申胥又諫曰昔天以越授吳而王弗受今伐齊越人恐來襲我不聽遂伐齊敗齊師於艾陵既勝乃訊申胥申胥釋劍而對曰員不忍稱疾辟易以見王之親為越之擒也員請先歿遂自殺其後越果滅吳

非曰伍子胥者非吳之暱親也其始交闔閭

以道故由其謀今於嗣君已不合言見進則

讒者勝國無可救者於是焉去之可也出則

以孥累於人左傳哀公十一年子胥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注私

姓王孫欲以避吳禍而又入以即歿是固非

吾之所知也然則員者果狠人也歟予嘗渡笠澤出

胥口至子胥盛時賜夷所授處時友人宋白均
 從作懷古詩結云豈惜宗臣難去國空令子
 古泣忠魂子曰是即子厚之見也孰知子胥
 於闔閭不可不謂之知遇之行成之諫特因事
 效忠以報先君耳彼固知其無濟也尚何謂非吾之所知哉
 柳先生曰宋衛秦皆諸侯之豪傑也左氏忽
 弃不錄其語其謬邪吳越之事無他焉舉一
 國足以盡之而反分為二篇務以相乘凡其
 繁蕪曼衍者甚多背理去道以務富其語凡
 讀吾書者可以類取之也越之下篇尤奇峻
 而其事多雜蓋非出於左氏
雜蓋字本一作反整 吾乃

今知文之可以行於遠也以彼庸蔽奇怪之
 語而黼黻之金石之用震耀後世之耳目而
 讀者莫之或非反謂之近經則知文者可不
 慎邪嗚呼余黜其不臧以救世之謬凡六十
 七篇
東坡報江季恭書云非國語鄙意不然然
 之但未暇著論取子厚之學大率以禮
 樂為虛器以天人為不相知云云雖多皆此
 類也至於時令斷刑貞符皆非是予謂學者
 不可不知

唐柳河東集卷第四十五終

石齋鶴飼先生訓點

寬文四年甲辰三月

皇京新町姊小路上

中江久四郎藏梓

